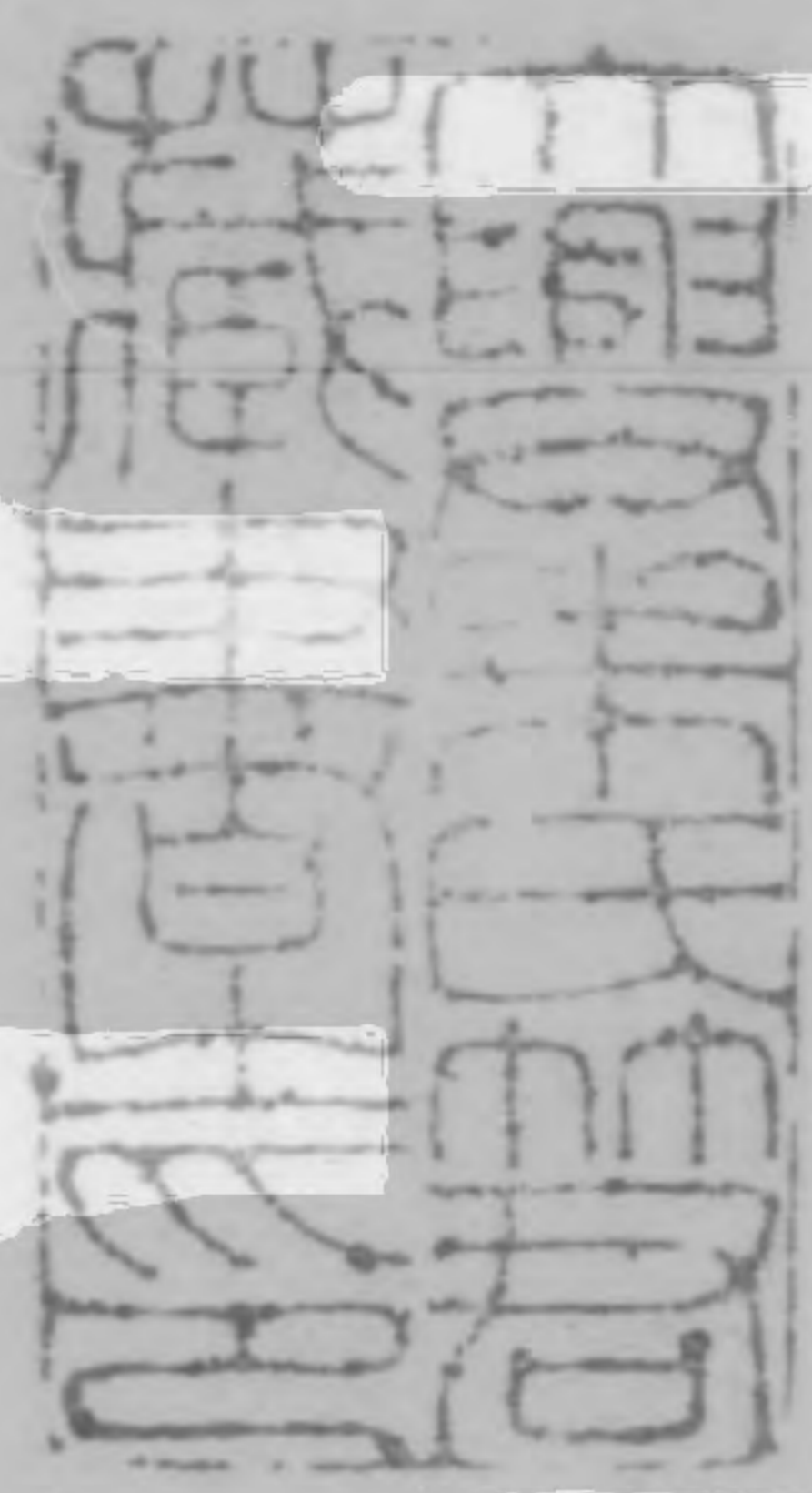


晁氏客語



澶淵晁說之以道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
意於德行而無意於功名今之學者有意於功名
而本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爲利而學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顏淵問仁
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
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以王陵爲正

須是日新

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爲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爲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不忍違嬖人之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

難明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為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之主子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閹吏不得其賂詰旦以

鑠損訐於公公曰鑠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
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
物謂誠儉也

王荊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為則而東坡所言
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為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
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為專意
於卜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
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往如是
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
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荊公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己而
拙於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
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

少年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
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
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
下矣

徐仲車云做仁且做仁未到得能反處仁到盡處然
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弁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
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
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孟子有感哲
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
卧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
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
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於

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植說呂申公因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

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

似寫唐人無益詩不如馬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

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

為謝云晦叔初召來進君道十篇在賜詩前

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上章

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某所言

幸生上聽而行之豈敢為難行之說以要譽焉

至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

疑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

也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許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

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

則冷甘蔗煎為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

狼蝨噬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

形也

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其義如其道
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取與之小皆所不論
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興徭役以勞之曰在民
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雄雉刺軍旅歎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故詩云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非宣公遠
於道故不能懷來也觀書不可著其言語當以意

逆志如孔子於鷓鴣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乃得國
家閒暇明其政刑之意子貢問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為絢兮孔子乃荅以繪事後素子貢乃曰
禮後乎又曷嘗著其言語

無為為道有為之事是道常無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為伯
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程不以
為浼疑乎不恭也然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
執無鬼論鬼為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
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為

然未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
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

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
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
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
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為筥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

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宏甫知幾不必在於事聲音貌象便須知
因舉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已當知
之受人之諂瀆尤當知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
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
不責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已斯信有諸已矣然後
充實輝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祇在有諸
已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游夫子之
門而貨殖何也中立日久長難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
如何中立日對境不動難

原明答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
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答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
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
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龔黃為心
朕獨不媿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十餘萬詔令非特旨
不得於諸處借支一中官挾周禮進指膳夫內府
之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罷

上書鄭谷雪詩為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
輕飄僧舍茶煙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
不敢道着

胡學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贖至完劉安上決舟
子參至完者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
甚怒元澤云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荆公論黃河冰牌常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客云黃
河水非他處比擬冰下水流積壘而起閘無濟於
事不能答云云

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他房弟姪並沒
官女戶只得五百貫鄧綰爭之荆公不從曰賢且
道利國好利民好鄧歸謂其手云云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為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
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為
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培刻之
心也

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君要一時周遍冠昏
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適當周至時費盡一生
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
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
使不盡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

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
身心錯了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
則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三人
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誠得
心而已又何須只管說然說人善猶可諷諭說人
不善又一等小人未必不却學做人過必不善才
言人過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說人好則不好者
自然分明不消說然既說這箇好那箇必不好又
不如都不說更好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
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怒勝私故也佛

氏說喜一障礙怒十障礙

昔人自廉數貪今人自貪數廉

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䟽切諫疑犯
分也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於天
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
之官闕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以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
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
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叙而無含蓄也若雖近不襲
狎雖遠不背戾該於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
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
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于壁云不上樓來
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為
非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常蘇州詩如贈孔先生

詩云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
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
司命自恩遷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
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為君愁曉寒荆
公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
別意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棟三

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

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

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遺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待盧杞子

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為比曰管仲之器

小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

慎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

不知發魯公墓銘有云西方有興之句蓋取於此

興戎興共人常語也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

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歸為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

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為皆循天理順人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當也蓋亦反其本矣

醢醢百甕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放子細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說大人則貌之與我得志弗為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恐此偽也非心迹之真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了問揀難底問

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皆未畢進揖未答下

畢到尋常揖處方答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 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
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
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為不
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十月二十四日降聖節

起於仁廟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文識事之機會臨薨謂
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閑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為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
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於無悔言
無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 於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
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騏驎病沙晚鶴鷓寒謂
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叢篁低地碧
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

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傳
黃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甫因
見此而有感也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六
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圍人太
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為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竇
侍御詩云與奴
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萋言秣其駒敬其奴馬如
此則敬主人可知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為文王姜里作乃曰臣罪當

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
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重自責也

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
所及

神廟謂劉巨齊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
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幕八尊畫布以幕六爨何以
別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
勻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禘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
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為
防非也家人嗃：父子嘻：先儒謂嘻笑不嚴故
失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吁
皆難意也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

石五
段張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

分合做着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為法真如性上顯現種：差別境界違順美

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
只有可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為二不
言則與之為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
論理論已之所當為須從根本論：事論古人之
所為須就事勢上論

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衆人也無為其所不為能正
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

斯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
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詩如葛覃螽斯序似有應是德為后妃之德非謂文

王后妃也

有諸中必施於事乃為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
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
乃為善也

楊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
聖人乎邵伯溫曰此修為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

人之徒則可若以此為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為何人耶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

仲尼多愛、義子長多愛、奇何軻也曰孟軻也若
荆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

子中曰問所不問辯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
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
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蓋學不厭故能教不倦

農師上殿 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
礪石焉礪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王沂公筆錄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方退范

魯公質王宮傳二人前朝舊臣始其劄奏事不賜
茶

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
萬和親於北為利不細深甫云

好作為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
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致一所當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實非迷理須頓悟事

須積習

陳恒弑其君魯君如何討告于天王斯可矣不然是
以燕伐燕也文帝殺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

余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

潘兌行詞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改云乃

於移文犯吾國諱張天覺改云乃於文移有失恭

慎

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於
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
寧丁巳歲也

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
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

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不與物競不強所不能自然守節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劉輝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男形為四罪之誅人往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

必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

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為誠後為忠義弟

王玠玉密人項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

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
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周告甫天祐饒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
冷物致瘴癘乃於廳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
後遣之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予正愛善衛生
者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
使五藏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
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置水

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濕貸爾之死
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
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碗不
聞樂聲也今陛下閑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

潘渭老云學道須要心與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逐心
去即忘本性、本是靜一向守性則廢遇唯心與
性合則動中靜湛靜中明覺又云學道人須於動
中求靜又不可為動所動失於流靜失於迷然
動中之惑卒難覺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鬪茸為寬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珣庖而謂能精於飲饌豈若調和適口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晁太傅迥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膳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子宗慤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珎珎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

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拚祖宗之德

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忽若無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臈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得燒殘絳臈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可以然燭矣

此詞乃荆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杜杜云乃王其作荆公時在問語離席

富人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有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
右四段劉快活
望杏而耕以杏為候也或改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為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

十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遷一階張說為封禪使說壻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為泰水呼伯叔丈人為列岳謬誤愈甚

即真二字今人多以為常談非也班固叙傳所載彪對隗囂之問指王莽曰傾擅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凡人所為孰不欲是吝於改過者必曲說粉飾所為以為是是謂自謾古之所謂自欺者

子房勸帝王韓信而後禽之將欲奪而固與之意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變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

非不盡心偶不知變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變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形利病須忠信人如變價撰一箇有甚不得李及

趙清猷不高聲文潞公未得力用乖崖貪時魚是皆

下工夫為學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二紙引見之日神

考云有舉狀十二紙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壽朋

師扑入市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

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述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於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

中杯筆 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

險塗難進學須強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為魏公

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共財最是難事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下也為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五代郭崇韜既貴而祀子儀為遠祖本朝狄青人勸尊梁公辭曰予鄙人豈可以聲迹汙梁公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答曰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衆生何於喂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答云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卹其他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舊溪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學

和其韻云四牕滅盡讀書燈牕外唯聞步鐸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趁虛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者便無事呂許公常以澶淵之役問後進答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弁

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
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
伊川笑之又問莫鑠應否對云某之應舉得祿而

已暢第五甲舊法無出身

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為誠非也徐仲車
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
誠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後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為利欲沉湎若失之
者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並暢

擇之為事常怕有偏重處須用權以得中故廟堂之

上諭以持衡物來

名聖人能之吾輩

須放過了應定天謂次山云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
之學莫大於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
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
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
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
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
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

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友躬而已矣反躬在

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志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夫子循之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
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
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
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
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聞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
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
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揚墨之道
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
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
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
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
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

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
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
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
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
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
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學歟其
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
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

自小者可哀也已

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信則矣信則誠矣不信立不誠不行

或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之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

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

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

反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

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

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慾曾子之

三省窒慾之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故

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

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崑天下之事非一

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人莫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

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責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于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于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晝之

所害為夜氣之所存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

起故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大是之謂不動心志順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持其志無暴其氣耳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
不治而明矣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
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
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
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功立名此皆
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
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

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也者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也者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者後覺而老子

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為聖人之志則然後可與共學能學而善思然
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而而化之則
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
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孔子告仲方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審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威儀三百禮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人道也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

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
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
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

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于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

曰思曰睿作聖思所以睿所以聖也

學以和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夫義
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代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于學莫害於畫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
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于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
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于

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
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
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
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悖問韓愈曰外愚悖外
皆非學聖人者也揚雄其幾乎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
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

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于
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
取其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
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
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
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
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之故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
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
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
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
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
而况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
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較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

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汙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為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

不誠實也范純夫為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為至難理若有待又為申公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冑中事矣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止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純夫寡言語不問即不言其後純夫子冲自嶺表扶護歸過荊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

在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為諸人講左傳一授乃出
魯直蓋受左氏學於純夫也

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黃魯直來問疾欲退純夫
揖魯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內立語移時復揖魯直
略無忤色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上
之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
云某不復自為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
無以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云上
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蘇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純夫必戒之東坡每
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
也

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
示同官文潛曰內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
也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文
潛奉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為法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
某但涉獵為大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冲見欒城先生於頴昌欒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有唐鑑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

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純夫同年一日來謁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是時純夫叔在中書也純夫答曰公望實審當為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慙沮而退其子冲實聞此語因問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誠告之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

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為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階
指揮不行於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
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
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書東洛布成均
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春天作冠篇墳
典大上思稽古憲章新鳥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
為汗簡人

鄭閔中祭酒閩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
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報公有

靈臺通天臨中野方寸之中至關下玉房之中神門戶既是公
子教我者明堂四達法海負真人子丹當我前三關之間精氣

雅州蒙山常陰兩謂之洞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
夫有詩云洞天常洩雨蒙頂半裁雲為此也

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
第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為之當
為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
學也

溫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
問於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

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為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階
指揮不行於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
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
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書東洛布成均
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
典大上思稽古憲章新鳥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
為汗簡人

鄭閔中祭酒閔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
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報公有

詩送閔中云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
公稱閔中長者常論邊事閔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蒙山常陰兩謂之洞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
夫有詩云洞天常洩雨蒙頂半裁雲為此也

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
第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為之當
為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
學也

溫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
問於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

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潞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群從弟子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藥問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為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閤者云煩呈覆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為諫議大夫僦居城

西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潜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為一布衣何為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劉莘老梁况之終於貶所因尚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沒不

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
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當特如何行遣也

純夫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為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
行唐鑑公欲為文移開封毀板後其子冲陳不可
乃已純夫薦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
問歐公知聖俞為深相與至厚然不聞薦引卒使
沈於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爵私於朋
友故舊別作一條公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於
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
則難立朝矣

純夫著作即兼侍講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
問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為路
費自太后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
上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
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
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
必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
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

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
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
殞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
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殞不唯安穩
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
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
有自嶺外來者云土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純夫云元豐八年三月五日 神廟登遐追百官班

徐王荆王皆在殿門外已聞禁中哭聲二王徘徊
憂慘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范公

時為奉議郎秘書省正字 神宗服藥已久徐王

荆王數入問疾太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後更

不敢至禁中太母嚴禮法其意止為宮人難迴避
也出溫公記事

司馬植云 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

婦做一領黃襜子十來歲孩兒看得者不得令人

知次日惟簡袖進 哲宗即位柩前衣此襜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
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
直書之

世傳銅雀臺丸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
然皆風雨彫鏤不可得而偽

范文正公一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乃云若無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
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
和氣為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
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温公以揚子論性為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
五穀惡如莠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
當除莠養穀耳

或專說學問求放心余曰曾於何處放今何處求如
人失物下撈尋求須盡箇樣子於撈上方始可以
尋求却煩孟子盡箇心樣子使後世學者求放這
迴若尋得深藏牢閉將誠緊守定應是不教失
了十年二十年一世十世開放門依舊不見操之

則存向甚處着捨之則亡向甚麼處去也心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背後底朝聞道夕死可矣將做一件大小大事斬却生根自無死蔓如何是生根無明是如何下手斬得把將來

仁義根諸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體便知得身之體知得身之體不妨說箇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諸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慶元己未校官黃

汝嘉

刊

晁氏客語嘉靖甲寅商孫

璪 東吳重刊

晁氏儒言

澶淵晁說之以道

閒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玄默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令學者末乎窮理而必贅之以

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
凡折體而辯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
折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今上御
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違孟子答問之言者以
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為莊子荒
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
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
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
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
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
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
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

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于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于小人之偷而媿夫

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

今上行汲

於敬也小人僅可

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邪彼以不善

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之不治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

今上諸御名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為人道而不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

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
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
下悴矣弊將柰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
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
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
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時
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
斥俗學者身自謂邪

漢儒

典籍之存諾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
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
斥如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
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
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
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
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至莽國師秀顛倒五

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
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
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
者果誰欺哉

的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
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申
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
亦宜媿諸

盲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
盲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盲者不任辭不任辭
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盲今之學者任辭君子
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挑天傳曰家室猶室家
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盲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
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
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
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案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文字之細而憤耗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翻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彙叙說之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于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因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貴彼所不言觀

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諭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復

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而勢位而誇有功于利祿以龍聳聳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及不足以為吾威爵祿不足以為吾

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

亦何所不

可祝欽明郭山暉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帝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惇士何妥稱帝譽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觀是邪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于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于害意害義未至于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拂之類其害教柰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詰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絕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斤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也閔、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閔為言則詎止於通也邪睢鳩擊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擊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敬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

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相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復

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弘聞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為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兒猗難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

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
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忠之
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
或取春秋之治其以結難為功何邪昔之師儒未之
有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邪蓋非其有
而取之盜也不敬其敬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
為盜且悖邪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
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
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
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它尚有
不誣者邪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
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
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
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
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復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篇竹今廼以為一物不知綠竹青々何等語邪先儒說正月虺蜴々也卷伯貝錦貝也今以為虺為蜴為貝為錦

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害獨

害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栢撥曰栢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驥駑

驥駑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

行百里而與駕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
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
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為祭或以為
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
或以為大射今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
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
可圖欲舍而佗之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
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

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不
塵歎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耻言毛氏而又不
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
為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
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
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
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
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苦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踈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

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
國以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
元間學士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
泰為說真燕書哉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
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
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
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
其救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
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
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
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
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御今上思也其勉
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今上御名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

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

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於文景欬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廼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於勒為石經逮夫尚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欵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余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

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
、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
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
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
言為聖言賢人之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也如
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竒險
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
吾之簡易平康之操哉揚子雲自以事莽為難而有

是言乎

心迹

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也聖
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
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
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為二端是教天下之
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
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

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
儒皆說空之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
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
又晏子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夫已
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
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它人乎譬如
日月光明莫如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
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

々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
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
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
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
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
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於有司
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為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寇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兄子今上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耻若其白首而崎嶇岐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輒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話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柳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温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

義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臯陶陳九德而俊
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
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
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
人之言戾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
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
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
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
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顛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
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
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
靡然趨已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

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迺善繼善述欵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為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邪無迺導之諛乎傳曰

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衲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為義德是申不

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刻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書



